



册府元龜  
卷之四百六十六  
至六十八



13  
849  
153



門 1 3  
849  
153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闈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一十

忠節

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蓋臣之事君能致其  
身而忘其死斯之為令德焉漢氏而下重臺閣之選  
良以出入扃禁參陪侍從奉承顧問與聞政事故其  
選益精而厥任彌重乃有挺貞確之操聳純亮之志

冊府元龜

臺省部

卷之四百六十六

乙

臨危難而必奮處屯夷而有守秉大節而不可奪執  
大義而無所苟誠心蘊於內風烈彰乎外其或終罹  
否運至於隕命者亦不乏焉千載之下凜乎其有生  
氣矣

漢金日磾為侍中初奔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  
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武帝知太  
子寃乃夷滅之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及謂及遂  
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當心疑之陰獨察其動  
靜與俱上下上下於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  
發是時帝行幸林光宮甘泉一名林光秦之林光宮  
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其

**日磾** 小疾卧廬殿中所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

制夜出其殺使者發兵明旦帝未起何羅亡何從外

入無何猶言日磾奏廁心動奏向也日磾方立入坐

內戶下湏臾何羅橐白刃從東箱上置刃於衣囊中

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趨讀曰趨嚮也行觸寶

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日莽何羅反傳謂傳聲驚

起左右拔刃欲格之帝恐并中日磾中仰止勿格日

磾摔胡投何羅殿下胡頸也摔其頸而得擒縛之

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繇讀與

丙吉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元平末以亡嗣大將

軍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  
 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  
 帝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也 亟急發喪之日以大  
 誼立後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所立非其人復以大  
 誼廢之恐危社稷天下莫不服焉今社稷宗廟群生  
 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  
 王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遣詔所養  
 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出郡邸獄歸在外  
 也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

述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豈  
 宜褒顯先使入侍侍大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  
 天策天下幸甚光覽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  
 與吉迎曾孫於掖庭是為宣帝  
 陳咸成哀聞為尚書令王莽篡位父子並解官歸鄉  
 里猶用漢家祖臘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祖神漢家  
 者歲終祭衆神之各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人問其  
 祭以報功也漢火德衰於戊故臘用戊日也  
 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称  
 病篤於是乃收歛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  
 後漢盧植為尚書董卓欲廢弘農王植曰按尚書大

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十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皇甫酈爲謁者僕射時李傕郭汜數相攻擊天子以酈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催汜酈先詣汜後爲詔命詣催催不肯曰我有討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郭汜一名多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爲涼州人觀吾方略士衆足辨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傕有膽自知之酈荅曰昔有窮后羿恃其

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公之彊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爲內主外有董曼承璜以爲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湏之間頭縣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將軍身爲上將把鉞伏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爲輕重耶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爲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師耳猶知將軍所爲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從詔也催不納酈言而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催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爲催所幸呼傳詔曰令歸其辭又謂酈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

甫公爲太尉李將軍力也酈咎曰胡敬才卿爲國家  
嘗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耶邈曰念卿夫  
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酈言我累世受  
恩身又嘗在帷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爲李催所殺  
則天命也天子問酈咎語切恐催聞之便勅遣酈酈  
裁出宮門催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  
還咎催言追之不及

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董昭欲其進曹公爵國公九錫  
備物密以訪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圖振漢朝雖  
勲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事遂寢

魏鍾繇漢末爲黃門侍郎是時獻帝在西京李催郭  
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曹公領兖州牧始遣使  
上書催汜等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  
命非其至寔議留曹公使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  
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制專命惟曹兗州乃心王室而  
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因繇言厚  
加咎報繇是曹公使命遂得通曹公既數聽荀彧之  
稱繇又聞其說催汜益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  
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

丞遷侍中尚書僕射

徐宣爲散騎嘗侍從文帝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舡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群寮莫先至者帝壯之

孫禮爲尚書時明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

王經爲尚書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先告王沈王業及經沈業將奔告司馬昭將出呼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

晉范粲仕魏爲太宰從事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

墉城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時晉景帝輔政召群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嘗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大康六年卒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

裴頠爲侍中頠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吏卒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頠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

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諸正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顏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莫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顏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侍太子而已或說顏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尽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並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顏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顏雖后之親屬

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若位

傳祇爲侍中時將誅楊駿而駿不之知祇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祇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祇顧曰君非天子臣耶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

嵇紹既免侍中尋而朝廷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待衛莫不散潰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



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穢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高光為尚書晉惠帝幸長安至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光進面衣帝嘉之

周筵義興陽羨人為廣門侍中郎徐馥之役筵族兄績亦聚眾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曰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筵忠烈至到為一郡所敬意謂直遣筵足能殺績於是詔以力士百人給筵使輕

騎還陽羨筵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郡將入遇績於門筵謂績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績不肯入筵逼牽與俱坐定筵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績衣裹帶小刀便操刃逼筵叱郡傳教吳魯何不以舉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築績殺之筵因欲誅總禮侃拒不許總禮皆筵從兄弟委罪於從兄邵誅之筵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刁協為尚書令在職數年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尽心志在規救元帝甚信任之以

奴爲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東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

王彬爲待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顛被害先往哭顛甚慟旣而見敦敦惟其有慘容而

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

伯仁周顛之字

情不能已敦怒曰

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謬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惧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攻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

今又殺弟耶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

張闓爲尚書蘓峻之役闓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闓持節權督東軍王導潛與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陶侃等至假闓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陽回共督丹陽義軍闓到晉陵使內史劉耽盡以一部穀并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車騎將軍郗鑒又與吳郡內史蔡謨前吳興內史虞潭會稽內史王舒等招集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

鍾雅爲侍中蘓峻之亂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太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救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摧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効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爲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勳華嘗爲散騎常侍領太嘗蘓峻之亂常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侍

荀邃為尚書蘇峻作亂邃與王導荀崧並侍天子於石頭

陵玩為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宮城玩潛說賊將康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

丁潭為散騎嘗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惟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

褚粲成帝初為左衛將軍蘓峻之役朝廷戒嚴以粲為侍中典征討軍事既而王師敗績司徒王導謂粲

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粲即入上閣躬自犯帝登大極前殿導升御牀抱帝粲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粲令下粲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得侵犯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峻執政猶以為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祿大夫陸曄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粲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

荀崧為太嘗王敦表崧為尚書左僕射及群臣議元帝崩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為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

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業邁于漢宣臣  
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既而與敦書丞以長蛇未翦  
別拜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之主寧可隨世  
數而遷毀敢率冊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  
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  
爲司空於此術之而止成帝立崧爲右光祿大夫開  
府祿尚書事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晔共登御牀擁  
衛成帝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亦待從不離帝側賊平  
帝幸溫喬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  
薨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牋曰伏見前秘書

監光祿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稱歷  
位内外在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幸公處嫌忌之  
地有累卵之危朝士爲之寒心論者謂之不免而公  
將之以智險迫不攝扶持至尊繼綫不離雖無扶迎  
之勲宜蒙守節之報且其宣慈之美早彰遠近朝野  
之望許以台司雖未正位已加儀同至守終純固名  
定闔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沒無  
鼎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秩榮不副於本望此一時愚  
智所慷慨也今承大獎之後淳風頽散苟有一介之  
善宜在旌表之列而况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不

從

孔坦爲侍中以疾去職加散騎嘗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身不問安國家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縣縣奄忽無日脩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徃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叙耶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眄名震天下哀掾之佐常顧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味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

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遊  
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  
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  
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畀耳足下才經於世世嘗湏  
才况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  
雪夙夜憂憤嘗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  
畢來書奄至申尋徃復不覺涕隕深明足下慷慨之  
懷深慟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  
荅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

王坦之爲侍中簡文帝臨殂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

揖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

謝安爲吏部尚書時桓溫入朝而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内外人情嚙啗互生同異安與王坦之盡忠輔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賜命遂寢

徐邈爲中書舍人孝武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歛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

謝邈字茂度性剛鯁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

任旭爲郎中州郡舉中正固辭歸家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繫惟旭與賀循守死不間敏卒不能屈

何充爲中書令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

慮易世之後戚屬轉踈將爲外物所改謀立康帝即  
帝母弟也每說成帝以國有強敵宜湏長君帝從之  
克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惧非長計  
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  
朝臣咸以爲虧亂典制擾而弗聽今琅邪踐祚如孺  
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  
臨軒冰克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克對曰  
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知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  
有慙色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克建議立皇  
太子奏可克奉遺旨使立太子是爲穆帝冰翼深恨

之

宋王僧綽爲侍中會二凶巫蠱事泄文帝獨先召僧  
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  
饗將士僧綽密以啟聞帝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  
故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  
欲立南平王鑠太祖欲立建平王寵議久不決誕妃  
卽湛之女鑠妃卽湛妹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  
臣謂惟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  
義割恩畧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  
南子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善取之事機難密易



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慈愛之道僧綽曰臣載千載之後言陛下爲能裁弟不能裁兒耳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大傷切直僧綽曰帝亦恨君不直及劾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嘆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邵既立轉爲吏部尚書委以事任頃之邵料簡太祖巾箱及江湛家書既得僧綽所啓享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時年三十一

沈懷文爲侍中是時世祖遊幸無度太后及六宮常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侍中史以朮爲侍中領秘書監及齊受禪朮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嘗解璽朮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朮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俱乃便稱疾欲取兼人朮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步出東掖門乃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言於高帝請誅朮帝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遂廢於家

孫謙爲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爲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顧處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

而弗任焉

王敬則為都官尚書世祖初在東宮在左右張景真多僭侈大祖稱太子令殺之世祖憂懼稱疾月餘帝怒不解晝卧太陽殿敬則直入叩頭啓帝曰官有天  
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釋之太祖乃幸東宮召諸王以下於玄圃園為家晏致辭乃還

江毅為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鬱林郎位遷掌吏部隆昌元年為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毅至雲龍門託藥醉吐車中而去

梁王志初為齊吏部尚書領左衛將軍義師至城內害東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聞而歎曰冠雖蔽可加足乎囚取庭中樹葉投服之偽悶不署名高祖覽牒無志署名嘉之弗以讓也

蕭懿為尚書令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坦之等執政宿臣舊將並見誅夷懿既佐立元勳獨居朝右深為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東昏信之將加酷害而懿親近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耶遂遇禍

王進之初仕齊爲給事黃門侍郎扶風太守武帝之舉兵也所在嚮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脩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

王亮爲尚書右僕射時義師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欵亮獨不遣及城內既定獨推亮爲首亮出見高祖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而弗之罪也

張克初仕齊爲侍中義師近次東昏召百官入宮省朝士震禍或往來酬晏克獨居侍中省不出閣城內既陷東昏百官集西鍾下召克不至高祖霸府開以

爲太司馬

顏見遠初仕齊爲治書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

徐勉爲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超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爲

任孝恭爲中書丞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兵隸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正德舉衆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爲賊所攻陷見害

姚僧坦爲中書舍人周軍克荊州僧坦猶侍元帝不

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方涕泣而去  
陳殷不害仕梁爲東宮通事舍人侯景之亂不害從  
簡文入臺城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  
入朝陛見過謁簡文景兵士皆羌胡雜種衝突左右  
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避易惟不害與中庶子徐  
摘侍側不動及簡文爲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  
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

孔奐爲侍中五兵尚書世祖疾篤奐與高祖及仲舉  
并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世  
祖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

頌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則隆殷汝等頌尊此意乃  
流涕歎歔而對曰陛下御膳康和痊復非又皇太子  
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分弟之尊是爲周旦阿  
衡宰輔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世祖曰  
古人遺直復見於卿

袁憲爲尚書僕射禎明三年隋兵來伐隋將賀若弼  
進宮城北夜門兵衛皆散走朝士稍各引去憲衛侍  
左右後主謂憲曰我從來侍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  
可謂歲寒知松栢後凋也後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  
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

下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因下揚馳去憲從後堂景陽殿入後主投下并憲拜哭而出

後魏古弼爲尚書令太武太閼將較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太武嘗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爲筆頭弼屬官惶怖俱誅弼告之曰吾爲臣事君使田獵不過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闕向邀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

爲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太武聞而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疋鹿十頭薛提爲侍中治都曹事太武未秘不發喪尚書右僕射蘭廷侍中和延等議以爲皇孫幼冲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民望所係春秋雖少令問聞於天下成王孝昭所以隆周漢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必不可延等猶豫未決中嘗侍宗愛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入遂殺之高允爲中書令獻文時有不豫以孝文幼冲欲立京

此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詔問允進跪帝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陛下上思祖宗托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獻文於是傳位於孝文賜帛一疋以標忠亮

于烈孝文時爲散騎嘗侍及穆泰陸郗謀反舊京帝幸代泰等伏法代郗舊族同惡者多惟烈一宗無所染豫帝嘉其忠操益器重之

王叡爲吏部尚書大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虎圈有逸虎登閣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虎乃退去故親任轉重

于忠爲侍中領軍宣武延昌末忠與門下議孝明帝幼冲以高陽王雍任城王澄輔政奏中宮請節勅授御史中尉王顥欲逞奸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侍中黃門但懣六輔姓字齊來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顥與高猛爲侍中忠即於殿中收顥殺之

申徽大統中爲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左右

北齊楊愔魏永安初爲通直散騎侍郎時年十八元顥入雒時愔從父兄侃爲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

侃處便屬乘輿中失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渡而  
潛南奔借固諫正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  
騎嘗侍

裴讓之任爲中書侍郎齊受禪靜帝遂居別宮與諸  
臣別讓之流涕歔歔

陳元康爲侍中厲世宗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  
舒並在世宗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蒼  
頭蘭固成先掌厨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十  
吳人性躁又恃舊恩遂大怒與其同事阿段謀害世  
宗阿段時事顯祖常執刀隨從云若聞東齊斗聲即

以刃加於顯祖是日值魏帝初建東宮群官拜表事  
罷顯祖出上東門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進食  
置刀於盤下而殺世宗元康以身扞蔽被刺傷重至  
夜而終楊愔狼狽走出野季舒逃匿於厠庫直紇奚  
舍樂扞賊死是時秘世宗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  
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

王松年孝昭擢拜爲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  
政事甚善之孝昭晏駕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訖發  
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號慟自  
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

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惟松年哭甚流涕朝士咸  
恐或成惟忿松年恋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  
騎嘗侍食高邑縣侯

後周徐招初仕後魏爲二千石郎中爾朱榮死爾朱  
世隆屯兵河橋莊帝以招爲行臺左丞自武牢北渡  
引馬塲河內之衆以抗世隆後爾朱兆得招鎖送雒  
陽爾朱仲遠數招罪將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爲  
幸仲遠重之曰凡人受命理各爲主今若爲戮何以  
勸人臣乃釋之用爲行臺右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  
較

薛端孝閔帝踐祚再遷戶部中大夫進爵爲公晉公  
護將廢帝召群臣議之端頗懷同異護不悅出爲蔡  
州刺史

庫狄欽以右下大夫從武帝東伐及并州軍敗侍臣  
殲焉及帝之出惟欽侍從以功授上儀同大將軍  
尉遲運爲右宮伯建德三年武帝幸靈陽宮又令運  
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刺  
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惧走行在所運時偶  
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  
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運



恐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夜微運宮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田宅妓樂金帛車馬什物等不可勝數

宇文孝伯宣帝時為小冢宰初帝為皇太子時西征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為軍還孝伯及王範盡以白高祖高祖怒撻帝數十賜徐譯名是時譯又被帝親暱帝既追憾被杖乃問譯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為也譯答曰事繇宇文孝伯及王範鄭譯又因說王範

將須事帝乃誅範

初王範因內宴將高祖鬚言太子之不善

尉遲運懼私

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柰何孝伯對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為身計直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為秦州總管

顏之儀為御正中大夫宣帝大象末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為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并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

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出爲西疆郡守隋盧楚大業末爲尚書右司郎中江都難作楚與元文都等於東都共立越王侗爲帝及王充作亂兵攻太陽門武衛將車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兵入楚匿於大官署賊黨執之送於充所

充奮袂令斬之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唐溫彥博爲中書侍郎突厥入寇命左衛大將軍張瑾爲并州道行軍總管出拒之以彥博爲行軍長史與虜戰於大谷軍敗彥博沒于虜庭突厥以其近臣苦問以國家虛實及兵馬多少彥博固不肯言頡利怒遷於陰山苦寒之地太宗卽位突厥送欵始徵彥博還朝授雍州治中

朱敬則天后時爲冬官侍郎以張易之等權寵日盛恐有異圖嘗密謂左羽林將軍敬暉曰公若假皇太子之令舉北軍之兵誅易之兄弟兩飛騎之力耳其

後暉等竟用其策及易之昌宗伏誅暉遂矜功自恃故賞不及於敬則俄出爲鄭州刺史

蕭華天寶末爲兵部侍郎陷賊僞授魏州刺史使人潛通表狀軍官至以爲內應賊聞禁錮之收魏州得華於獄百姓父老舉華庇百姓免其屠戮肅宗乃以爲魏州刺史本州防禦使詔曰蕭華素有材能擢居省闈間者見迫往虜陷於艱危遂能徇節本朝乃心王室潛通誠款以表忠純殺身獨難通其不死之理行權有賞道其歸有之心終以見疑妄遭禁錮事則昭著理可甄明今魏郡旣收疲甿思又黔黎載請乞

叶人心宜更剖符仍恩禦侮可魏州刺史

張鎬爲左拾遺玄宗幸蜀自山谷徒步扈從肅宗即位玄宗遣鎬赴行在所鎬至鳳翔奏議多有引益拜諫議大夫

盧奕爲御史中丞知東都武部選事安祿山犯東都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爲賊所執見害

苗晉卿天寶末爲憲部尚書致任及朝廷失守衣冠流離道路多爲逆黨所脅自陳希烈張均已下數十人盡赴雒陽晉卿潛遁山谷南投金州會肅宗至鳳翔手詔追晉卿赴行在所即日拜爲左相軍國大務

忠節  
悉以咨之

楊綰爲右拾遺天寶末肅宗卽位綰自賊中冒難披  
榛求食以赴行在時朝廷方急求賢及綰至衆心咸  
悅拜起居舍人知制誥顏真卿爲刑部尚書李輔國  
矯詔遷玄宗居西宮真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謝問起  
居輔國譖之貶蓬州長史

李峴代宗初爲禮部尚書兼宗正卿屬盜興幸陝峴  
由商山路赴行在旣還京師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

裴諤末泰中爲考功郎中代宗居陝諤步懷考功及

南曹二邸赴行在帝見而謂之曰疾風知勁草果信  
矣

郭晞爲工部尚書建中末丁父子儀喪泊朱泚反京  
師竟稱疾不出泚疆見之將授以兵晞瘖瘖不言僅  
得免

蕭昕爲散騎嘗侍朱泚之亂徒步出城混急求之乃  
窟山谷間至奉天遷太子少傅

鄭雲達爲諫義大夫奉天之難雲達奔赴行在  
劉廼爲兵部郎中建中四年涇原兵叛廼時卧病在  
私第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廼稱疾甚後又使其僞

宰相更來招諭廼托瘖疾又炙灼遍體僞宰相蔣鎮至知不可劫脅乃歎息曰鎮亦嘗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於斯宰以自辱羶腥豈復污穢賢哲乎歔歔而退及聞輿駕在幸梁州廼自投於牀搏膺呼天因是危瘵絕食數日而終贈禮部尚書

柳渾爲尚書左丞及駕幸奉天渾微服徒行潛遁終南山谷踰旬方達行在扈從至梁州收左散騎嘗侍裴度爲右僕射長慶二年十一月庚辰穆宗與中官擊鞠于禁中歛然有中官如爲物所擊遂墮馬而仆帝警恐罷戲及昇殿足下履風眩就牀自是外不聞

帝起居者三日庚寅宰臣及百寮至延英門又請入謁不許中外恟恟相視無色群臣請立皇太子度累上疏請至內殿候上起居又請速定儲位於宣旨許以翌日見群臣辛卯群臣序立於宣政衙內數刻方喚仗然後入閣如常儀帝在紫宸殿御大繩牀盡去左右衛臣以中官數十人侍側百官拜舞稱賀連呼萬歲宰臣李逢吉進言景王年已長成請立爲皇太子度又復奏曰自陛下卽位以來皇王典禮無不備舉東宮虛位未見儲副今萬靈降福聖體痊和臣等得以此時瞻拜軒陛不敢不面獻血誠伏惟速降明

詔以副天下顛顛之望帝雖不言感動顏色  
孔緯爲御史大夫僖宗幸山南遣中使傳詔令緯率  
百僚赴行在時京師悉變從駕官屬至蓋屋並爲亂  
兵所剽資裝殆盡緯承命見宰相論事蕭遘裴澈以  
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緯緯遣臺吏  
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爲辭緯無如之何乃召三  
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駢奔  
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子之義也  
凡布衣交舊緩急尤相救卹况在君親策名委質安  
可背耶言竟泣下三院曰夫豈不懷但盤厓剝剝之

餘乞食不給今若首途聊營一日之費俟宿信繼行  
可也緯拂衣而起曰吾妻危疾且不保夕丈夫豈以  
妻子之故忽君父之急耶公輩善自爲謀吾行決矣  
卽日見鳳翔節度李昌符告曰主上再有詔命令促  
百僚前進觀群公之意未有發期僕忝憲闈不宜居  
後道途多梗公幸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嘉之謂  
緯曰路無頓遞聚糧辦耶乃送錢五十緡令騎士援  
緯達散關緯知朱玫必畜異志奏曰關城小邑不足  
以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翌日車駕離陳倉緣人鬪而  
郟岐之兵圍寶鷄攻散關徵緯之言幾危矣

冊府元龜 忠節 卷之四百六十一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一十一

舉職 宣贊

舉職

書曰蒞事惟勤傳曰官脩其方蓋夫執事之人咸服其政靖恭而思不出位儼倪而罔或告勞斯所以職脩事舉而臻於治者也漢氏之後政歸臺閣樞機關

臺省部

决品式具倫典章憲令於是出焉乃有恪恭自任周旋匪懈服勤夙夜訪求遺墜董率下吏表正官聯職思其憂守不假器用能發揮故實振舉綱目俾庶工之無曠而攸司之咸又幹國之蠱益身之榮非夫藹藹之吉士其孰能臻此也已

漢張安世湯子也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

於尚

書中給事也 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

孔光成帝時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

法令帝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

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

後漢侯霸建武中為尚書令時無典故朝廷又少舊

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

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霸

所建也

月令春布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曰寬大奉四時謂依令也

馮勤為郎中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

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

封事勤均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

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光武益以

為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

陳忠為尚書令數進忠言辭旨弘麗前後所奏悉條

於官上閣以為故事



尹勳為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分眾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

胡廣為尚書郎恪勤職事所掌辨護

周景為尚書令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賣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得景以尺一詔召司隸較尉左雄詣臺對詰雄伏於廷答對景使虎賁左駿頓頭血出覆面與三日期賊便擒獲

左雄為尚書令自雄掌納言多所整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為故事

鄭弘為尚書令前後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為故事

黃香為郎中詔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後為尚書令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

劉淑為侍中朝夕建議竭忠於朝補政二百餘事悉有篇章朝廷有疑事密諮問焉

魏衛凱為尚書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紀凱以古義多所訂正盧毓為侍中在職三年多有駁爭

裴潛為尚書令奏正分職科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

者五十餘條

夏侯惠字雅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辨駁事多見從

晉任愷武帝初為侍中愷有經國之幹萬機小大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為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

賈充為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辨章節度事皆施用

王戎為侍中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廢績脩理

荀勗為尚書令在尚書課試令吏以下覈其才能有閣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武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裴秀魏咸熙中為尚書僕射始達五等秀專典制度武帝即位為尚書令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為故事

荀緄音袞字伯條拜尚書緄性明亮敏於衆職以勗群僚

杜預為尚書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服焉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

劉耽爲度支尚書加散騎嘗侍在職公平廉慎所蒞著績

祖純爲尚書三公郎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

杜軫蜀郡成都人也爲尚書郎傳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驥亦爲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

范甯爲中書侍郎專掌西省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

徐邈爲中書舍人遷散騎嘗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每祿顧問輒有獻替多所補益甚見寵侍

宋王悅爲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簡較御府太宮太醫諸署時奢汰之後姦竊者衆悅之按覆無所避得姦巧甚多

南齊虞玩之宋後廢帝元徽中爲右丞太祖叅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爲度支尚書事不從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所懸轉多與用漸廣慮不支歲月朝議優報之

江謐爲左民尚書諸皇子出閣用文武主帥皆以委謐尋勅選曰謐有才幹堪爲委遇遷掌吏部謐才長

刀筆所在專辦

王奐爲右僕射本州中正奐無學術以事幹見處  
孔邊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宋順帝昇明中爲尚書  
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太祖謂王儉曰邊真所  
謂儀曹不忝厥職也

梁王志爲侍郎未拜轉吏部尚書在選以知理稱  
孔休源爲尚書儀曹郎累遷黃門長御史中丞風範  
彊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不憚  
彊禦嘗以天下爲己任高祖深委仗之累居顯職纖  
毫無犯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

徐勉爲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爲稱  
樂藹爲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時造噐甲舟艦軍糧及  
朝廷儀憲悉資藹焉

賀琛爲通事舍人累遷尚書左丞並參禮儀事琛前  
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

蕭介爲侍中介博敏彊識應對左右多所裨正高祖  
甚重之

陳謝岐梁末高祖引岐參預機密以爲兼尚書右丞  
時軍旅屢興糧儲多闕岐所在幹理深被知遇  
孔奐爲侍中時有事北討奐復淮泗徐豫酋長降附

相繼封賞選叙紛紜重疊負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識覽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縉紳莫不悅伏

蕭弘為金部侍郎時呂梁覆師戎儲空匱乃轉弘為庫部侍郎掌知造弓弩弰箭等事儀在職一年而罷械充物

宗无饒高祖初為尚書左丞相時軍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貫之臺省號為稱職

司馬申為散騎嘗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至於倉卒之間軍國大事指麾斷决無有滯留

後魏任城王澄為尚書令嘗官而行無所迴避又上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大便於時

鄧淵為尚書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舊事與尚書崔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為

公孫良字遵伯聰明好學為尚書左丞雅有幹用為孝文所知遇

薛舒緒文成時為給事中與民籍事較計戶口號為稱職

游明根孝文初為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嘗侍清

約恭謹號爲稱職後遷尙書叅定律令屢進謹言  
韓茂字元興爲尙書令加侍中沉毅篤實雖無文學  
每議論合理

邢甄爲尙書右丞徙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

郭祚爲尙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  
夙夜匪懈孝文甚知賞之

孔昭爲中都大官善察獄訟明於政刑遷侍中

李平爲長兼度支尙書累遷右僕射自在度支至於  
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

替之稱

李崇爲尙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决斷受納  
辭訟必理在可推始爲下筆不徒爾收領也

爾朱世隆爲僕射自憂不了乃取尙書文簿在家省  
閱性聰解積十餘日然後見視事

辛雄爲尙書三公郎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  
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

宋世景爲禮部郎中臺中疑事右僕射高肇嘗以爲  
委之世景旣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  
著稱績

高肇爲尙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

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爲能

劉懋字仲華爲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  
甚有條貫

李彥爲郊廟大夫時朝儀典章未周備彥悉心考  
定號爲稱職

羊深莊帝初爲二交行臺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  
有時譽

北齊楊椿居端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

顏之推武成時爲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嘗令中使  
傳行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

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較  
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

高隆之爲尚書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良善  
貧弱咸受壅薄隆之啟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

元脩伯爲度支尚書屬政荒國蹙儲藏虛竭賦役繁  
興脩伯憂國如家恤民之勞兼濟時事詢謀宰相朝  
夕孜孜與錄尚書唐邕迴換取舍頗有裨益

杜弼爲侍御史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領內正字臺中  
彈奏皆弼爲之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察然  
後施行

後周裴俠爲戶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  
隱沒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勵精發摘數旬之內姦盜  
略盡

蘇綽爲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  
出墨人及計帳戶籍之法

李彥爲尚書右丞轉左丞在尚書十有五載屬軍國  
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閣未嘗懈怠斷決如流略無  
滯礙臺閣莫不歎其公勤服其明察

李詢爲內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幹濟聞

趙芬爲吏部下大夫芬性彊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

武帝親摠萬機拜內史大夫

柳帶常爲武藏中大夫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

隋柳莊初任後梁後歸周授開府儀同三司除給事  
黃門侍郎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  
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嘗奏帝云江南人有學  
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  
過柳莊

柳雄亮爲尚書考功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  
凡所奏事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



蘇孝慈爲太子左衛率判工部民部二尚書稱爲幹理數載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

令狐熙爲吏部尚書判五曹尚書事號爲明幹

楊注爲尚書左丞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

于仲文爲柱國尚書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勸錄省中事其所發摘甚多帝嘉其明斷厚加勞賞焉

勞賞焉

源師爲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開皇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

竇盧實爲黃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裴術爲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爲

刑部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章清河房山基爲考功河東裴鏡民爲兵部並稱明幹京兆常焜爲民曹屢

進讜言南陽韓則爲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裴矩爲吏部侍郎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九旬而就

郎茂爲民部侍郎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性又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

裴蘊爲民部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踈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時條奏皆令覩閭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

致此罔冒今進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繇裴蘊一人用

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

牛弘大業中爲光祿大夫從祀北嶽壇塲珪幣墀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嘗

虞世基爲內史侍郎煬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數百帝方疑重事不庭決入閣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省方爲勅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密如是

斛斯政煬帝時為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辨速稱為幹理

唐武士逸授益州行臺左丞數陳時政得失高祖每嘉納之

魏徵代王珪為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詔徵平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無不悅服

溫彥博為中書侍郎御史大夫俱有能名繇是特蒙任寄遷中書令

韋思謙高宗朝初拜左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

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薛元超拜給事中時年二十六歲數上書陳君臣政體及時事得失高宗皆嘉納之

李乂為黃門侍郎多所駁正

李傑為天官員外郎明敏有吏才甚得當時之稱

裴光庭開元中為司門郎中歲餘轉兵部郎中光庭沉靜少言寡於交遊既歷清要時人初未及在職公務脩整衆方歎服焉

裴遵慶為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輳會府每歲吏部選人動盈萬數遵慶敏識

丹府元龜舉職  
卷之四十四  
疆記精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繇是大知名

李栖筠爲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承大亂之後甲歷散失流品溷淆真僞與奪決於造次姦吏屏息稱爲神明

劉滋爲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於吏職孜孜奉法

韓滉爲祠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滉公潔強直明於吏道判南曹凡五年詳究簿書纖遺無隱後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乾元已後所在軍興賦稅無度帑藏給納多事因循滉既掌司計清勤簡括不容姦

妄下吏及四方過犯者必痛繩之

趙宗儒貞元中爲司勳員外郎判考功宗儒復行嚴考之令自至德以來考績之司事多失實嘗察官及諸州刺史未嘗分其善惡悉以中上考褒之及是褒貶稍明人知戒懼德宗善之

權德輿爲左補闕貞元八年關中大水上䟽請降詔恤隱遂命奚陟等四使

皇甫鏞爲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凡三年頗能鈐制姦吏

常顛爲補闕尚書郎累遷給事中其在諫垣與李約

李正辭迭申禪諷亟廻大政

崔植祐甫之子也爲左補闕與鄭覃皆賢相之後同時司諫朝廷每有得失二人必迭上章疏公議鬱然歸美

白居易入翰林爲學士元和三年五月拜左拾遺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收擢欲以生平所貯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獻疏言事曰蒙恩授臣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已與崔群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再瀆宸覽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案大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

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繇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其位則偷合而不言愛其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關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是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繇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况臣本鄉較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飫無不先及慶

賜無不先霑中廢之馬代其勞內厨之膳給其食朝  
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效又  
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寐不  
遑安惟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  
下肇臨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  
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顛顛然  
日有望於太平也然今方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  
豈不欲知之乎儻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闕  
遺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  
斷而已臣又職代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陳

霽伏希天鑒深察赤誠

楊於陵元和中爲吏部侍郎請換寫大曆十年已後  
至貞元二十年甲曆從之

高鉞太和三年爲吏部侍郎銓綜之司官業振舉

帝弘景爲尙書左丞駁吏部授官不當者六十人遷

禮部尙書克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事繕完宮省

至今賴之

高允中太和初爲左補闕允中自爲諫官甚舉職業

危言直論不避時忌

房直溫開成初爲刑部員外郎上言諸州府刑獄留

滯生姦請重頒下貞元三年七月十七日制勅又臺省法司應緣詳覆瀕行文牒請付本道急遞以免稽遲從之

殷侑開成初爲刑部尙書上言度支鹽鐵轉運戶部等使下職事及監察塲柵官悉得以公私罪人於州縣獄寄禁或自致房收繫州縣官吏不得聞知動經歲時數盈千百自今請令州縣糾舉據所禁人事狀申本道觀察使具單名及所犯聞奏許之

後唐盧文紀爲吏部侍郎同光四年上疏請內外百司各舉其職明行考課以激其能從之明宗天啟元年十月尙書考功又舉奏令式內所定中外百職較考節文及中興以來格條請自所司施行勅旨從之薛冲爲刑部員外郎奏請召諭州府節度刺史每六衙日親慮問繫囚免至寃滯

周知微爲刑部郎中長興二年七月奏開元刑法格有後格破前格之載無後勅破前律之文今雖以律定罪以格禁違復有入議之條廢來斯久請准舊制令居入議之條有犯死罪者令所司准法先秦請行議典勅旨周知微官在郎曹職忝拜憲慮有亂名之弊舉無破律之規法雖重於一歲恩亦存於八議蓋

前王之定制固當代以嘗行令觀敷揚可嘉勤謹從之

李盈休清泰元年爲司勳郎中奏奉詔各令於律令格式內抄出本司合行公事本司職典勳官近日凡初叙勳便至柱國臣見本朝承平時至於位至宰輔藩臣其勳亦從初叙蓋示人歆歷功用之重也勳格自武騎尉七品至上柱國正二品凡十二轉今後群官得叙勳首並請自武騎尉依次叙進無容隔越從之

夏侯坦清泰二年爲司門郎中上言去年六月詔京

自司舉本司公事當司官屬閤令丞及京城諸色人出入過所事久不施行其閤牙官守提摧知者伏以閤防以備姦詐令式素有規程既奉綸言合申職分閤防所過請准令式初莊宗定河南都雒陽司門申舉自梁朝元給過所公據邇來本司官旣非才事或擁滯遂廢今坦雖舉職竟不施行

晉王權初仕梁爲戶部侍郎權奏每年正伏天下貢物陳於殿庭屬戶部引進切以近年以來未甚齊整本二百餘州貢物今止六十餘州伏以任土勤王本朝故事莫申尊獎所謂駿奔伏乞遍下諸州請依舊



式陳進正伏之日所貢整齊從之  
周張昭遠為吏部侍郎奏跡內銓見行用十道圖除  
舊雜都并都外有新昇京都及節度防禦團練等名  
目不一又自明宗已來迴避廟諱所改州縣名多未  
結入十道圖銓司入官之時格式旋簡元勅施行未  
曾添入十道圖無所準的請下當司改定從之

宣贊

謁者之選蓋以叅侍帝幄出納王言取其姿貌高朗  
丰神竦雋故於俯仰之節抑揚之音進止雍容有若  
成誦吐發無滯觀者拭目此善於其職矣若輔之以

涉獵書史多識遺儀斯又拔乎其萃者也

漢灌嬰為郎中從高祖入漢中拜中謁者後以戰功

賜爵列侯復以中謁者從

石奮趙人也高祖愛其恭敬以為中涓受書謁中涓官名

主君中而涓察者也外事有書謁令奮受之

徐生魯人善為頌漢書儀有二郎為此頌光威儀事者徐氏後為張氏不知經但能盤

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客使者詣魯學之頌音容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

大夫傳子至孫延襄延及襄二人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

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

江袞為人魁岸容貌甚壯武帝以為謁者

後漢劉昆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裔也少習禮容平  
帝末每春秋饗射嘗備列典儀每有行禮縣宰較率  
吏屬而觀之光武時遷侍中

何熙少有立志和帝時爲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爲  
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帝常之

後魏高遵爲中書侍郎及新制衣冠孝文恭薦宗廟  
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嘗兼太祝令疏贊禮事爲俯  
仰之節粗合儀矩繇是帝識待之

王誦字國章爲給事黃門侍郎靈太后時大赦誦宣  
讀詔書音制抑揚風神竦秀百僚傾屬莫不歎美

北齊李繪魏太平初文襄用爲丞相司馬每朝朝文  
武摠集對揚王庭嘗令繪先發言端爲群寮之首音  
辭辨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

元文遙爲侍中歷事三主明達世務每臨軒多令宣  
勅文武声韻高朗發吐無滯

後周柳慶魏廢帝時初爲民部尙書慶威儀端肅樞  
機明辨太祖每發號令嘗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  
迴避帝以此深委伏焉

隋長孫覽周武帝時爲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  
令省讀覽有口辨声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

每嘉歎之

柳蹇之初仕周爲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大廟蹇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柳肅少聰敏閒於占對仕周起家齊王文學武帝見而異之召拜宣納上士

唐溫彥博幼聰悟有口辨涉獵書記初仕隋爲通事謁者善於敷奏甚獲當時之譽及爲御史大夫仍簡較侍郎彥博善於宣吐每考使入朝詔問四方風俗承受綸言有若成誦聲韻高朗響溢殿庭進止雍容觀者拭目

崔敦禮爲通事舍人辨於詞令容止閒雅見者美之田歸道爲司賓丞以明辨辭令遷通事舍人內供奉姜柔遠爲通事舍人美容儀善敷奏

李若水容貌甚偉爲通事舍人在館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贊導周旋俯仰有可觀者後官至左金吾大將軍兼通事舍人

齊映爲給事中白晳長大言音高朗德宗自山南還長安嘗令映侍左右或令馬前或至城邑州鎮俾映宣詔令益親信之

梁冠彥卿自太祖鎮汴擢在左右弱冠選爲通贊官

太祖為元帥補元帥府押衙充四鎮通贊官行首兼右長直都指揮使

劉捍便習賓贊善於將迎自司賓局及征討四出必預其間雖無決戰爭鋒之績而承命奔走敷揚命令勤幹蒞職以至崇顯焉

晉陳瓚歷數朝為謁者年踰六十雖熟於宣導而聲氣衰憊但內廷同輩護之以至職卑官顯高祖天福中擢衛尉卿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一十二

薦舉

詩曰烝我髦士傳曰舉爾所知大易著彙征之訓丘明紀稱善之說皆論薦之謂也乃有處機要之任當喉舌之寄而能思報寵遇務詢才傑旁洎通逸上達卿士察其志行之忠亮知其學術之深厚或文可以

丹青神化道可以彌綸王度孜孜推進以助乎治推  
轂之義攸著引翼之志斯篤上有同升之美下無滯  
才之歎濟濟之詠繇是興焉非夫樂善援能奉上盡  
節者其孰能與於斯乎

漢陳咸為左曹王吉子駿以孝廉為郎咸薦駿父子  
經明行修宜顯以勵俗

鮑宣為諫議大夫彭宣為右將軍罷數歲宣數薦彭  
宣會哀帝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宣復言帝乃召彭  
宣為光祿大夫

後漢鍾離意明帝時為尚書僕射上書薦劉平及王

望王扶

王初名曠

曰臣竊見瑯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

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  
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書  
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見  
賈逵為侍中和帝時李尤少以文章顯逵薦尤有相  
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又薦  
中散大夫魯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又楊終坐事徙  
北地貫還逵薦終傳逵忠直徵拜郎中

韓稜為尚書令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章周紆等  
皆有名當時陳忠為尚書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

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燹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燹等司徒劉愷致仕會大尉馬英策罷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雷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伧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叅司空伧並爲掾屬具知其能伧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

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頗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輔皆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書奏詔引愷拜大尉周興爲郎中興少有名譽忠又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經典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臣竊見光祿郎周興李友之行著於閭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匱右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爲王

喉舌臣策既愚聞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繇辭多鄙固與抱奇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惜詔乃拜與爲尚書郎

黃瓊順帝時爲尚書僕射時連有災異上䟽曰臣前頗陳災青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大中大夫薛苞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

史敞爲尚書胡廣爲尚書僕射時陳留郡缺職敞與諸尚書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祚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賸窮理六經典興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務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煥宜試職千里撫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願俗束修首善有所觀仰廣尋

為濟陰太守

在雒為尚書令薦同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

虞詡為尚書僕射成翊世辟司空張皓府遷為議郎自劾歸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雒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翊世在朝正色百僚敬之又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議郎在雒數言事其辭深切詡以雒有忠公節上疏荐之日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

見議郎左雒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為警

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

舌之官必有輔弼之益繇是拜雒尚書龐參為大鴻

臚詡又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以為太尉錄尚書事

郭虔桓帝時與應賀並為尚書時平丘令周舉上書

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虔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

舉忠直欲置章御座以為誠

章謂所上之書

陳蕃為尚書令胡廣為僕射徐穉舉有道家拜太原

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蕃等上疏薦穉及姜肱等曰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繇也詩云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稭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常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蕃又薦河內太守魏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徵爲尚書

羊陟爲尚書令以前太尉劉寵司隸較尉許沐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

楊喬烏傷人爲尚書同郡孟嘗爲合浦太守以病自上被徵隱處窮澤桓帝時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承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引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弃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未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希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

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筭之姿趨走日月之側  
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嘗竟  
不見用

朱穆爲尚書延熹中長沙零陵賊入桂楊蒼梧南海  
交阯蒼梧三邵皆沒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桓  
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穆舉度尚自右較令擢爲  
荊州刺史出兵三年群寇悉定

蔡邕靈帝時爲郎中上封事曰夫求賢之道未必一  
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  
見賞常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  
張文前獨進狂言聖聰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  
庶解悅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宜聲海內  
傳開政路

魏荀彧漢末爲尚書令仲長統性倜儻敢言獻帝在  
許或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爲尚書郎  
杜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或與紀  
比屋夜聞畿言異之且遣人謂曰有國士而不進何  
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魏太  
祖時爲丞相謂或曰河東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  
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

或稱畿勇  
足以當大

難智能應變 於是拜畿為河東太守  
其可試之

王蒙為散騎嘗侍文帝踐祚表薦南陽太守楊俊曰  
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  
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  
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番化再守南陽  
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  
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

盧毓文帝時吏部尚書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  
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大中大夫韓  
暨亮直清方則司隸較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大嘗嘗  
林帝乃用暨帝使毓自選代曰得如鄉者乃可毓舉  
嘗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  
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夏侯惠文帝時為散騎侍郎劉劭為散騎嘗侍詔書  
傳求衆賢惠薦劭曰伏見嘗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  
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  
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  
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  
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  
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畧較要策謀之士贊

其明思通微凡此緒論皆適取以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為朝廷奇其器重以為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帷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嘗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

孟康為散騎侍郎崔林為司隸較尉明帝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康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俠義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較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

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阿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外司尚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為司空

吳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奉車都尉顧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通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

華覈為中書丞陸裔為左虎林有時名覈表薦裔曰裔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迹可記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暴

風瘴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  
經自裔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  
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裔又畜水民得其食惠風橫  
被化感人身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  
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携幼甘心景從衆無携貳  
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協之以威未有如裔結以  
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  
而內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令臣實難多得宜在釐  
穀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  
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下

畢修庶績咸熙矣

晉李重爲吏部尚書武帝受禪曹嘉爲東莞太守重  
啓去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  
幹學義不及志翁而良素修潔性業踰之

臣欽若等  
曰嘉白馬

王彪子志陳思王植  
子翁東平王微子

又巴歷二郡臣以爲優先代之

後可以嘉爲員外散騎侍郎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  
階級繁多重議之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  
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  
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搜求  
隱逸咸寧三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

年又以博士徵南安朱冲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冲雖皆以疾病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日臣訪冲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耄而志氣充壯眈道窮數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爲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

山濤爲吏部舉散騎嘗侍阮咸典選曰阮咸貞表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濤爲尚書僕射啓事曰郗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隅父子在蜀雖不達

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郗自復有稱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禮副梁益之論

崔洪爲吏部尚書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詵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幹厥爲趙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爲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荀勗守中書監侍中尤爲武帝所信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裔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勗表陳三公保傳宜得

其人若使楊珣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  
璿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為司徒若以璿新為令未出  
者濤即其人帝並從之

胡濟為尚書郎武陵人伍朝少有雅操閒居樂道不  
脩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為零  
陵太守主者以非選列不聽濟奏曰臣以為當今資  
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佞倖  
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今敦崇之化勵退讓之風  
薄案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通日新年  
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立園之逸老也

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宜聽光  
顯以獎風尚事可而朝不就

陳準惠帝時為中書令張華為中書監屬臣帥齊萬  
年及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準以趙梁  
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  
衆不為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繇上下離心難以勝  
敵以孟觀沈毅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  
衛兵皆趨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  
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懼氏羗轉東羗較尉

王琨為尚書郎范喬有行元康中詔求廉讓冲退履

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叅選叙琨乃薦喬稟德真粹立  
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  
瓢詠業長而稱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  
紀瞻元帝時爲僕射却鑒據鄒山屢爲石勒等所侵  
逼瞻以鑒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  
之曰臣聞皇代之興必有瓜牙之佐干城之用帝王  
之利器也故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  
國將軍却鑒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  
幹昔與戴若思同辟雖放荒地所在孤特衆無一旅  
救持不至然能緩集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

南侵但士衆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爲嘗伯若  
使鑒從容臺闈出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衮職  
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  
書爲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嘗侍劉隗鎮北陳耽  
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坐况鑒雅  
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朝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  
以臣竊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聖懷垂問臣道冀有  
豪釐萬分之一

江勳穆帝時爲尚書僕射勳薦郗愔以爲執德存正  
識懷沉敏而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豈得



遂其獨善宜見徵引以參政術於是徵爲光祿大夫  
加散騎嘗侍

王珣孝武時爲尚書僕射戴逵累徵嘗侍博士辭疾  
不就珣上疏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嘗侍徵之  
復不至後珣爲尚書令徐廣爲員外散騎侍郎珣深  
欽重廣舉爲祠部郎

宋沈演之爲吏部尚書建康令劉秀之性纖密善糾  
擿微隱政甚有聲演之每稱之於太祖

徐爰爲尚書左丞劉亮果勁便刀楯朝士先不相悉  
朝廷亦弗嘗聞唯爰知之白太祖稱其臬敢及孔顛

反亮每戰以刀楯直盪往輒陷決

王處爲尚書僕射明帝泰始初周山圖爲殿中將軍  
四方反叛或舉山圖將領呼與語甚悅使領百舸爲  
前驅舉軍至侯長生等攻破賊湖白赭圻二城除員  
外郎加振武將軍

南齊沈淵爲吏部郎沈約爲中書郎沈麟士隱居教  
授學者數十百人武帝末明六年淵約表薦麟士義  
行曰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  
然博綜生乎篤習承世貧窶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  
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

薦舉  
應節雅吞苦推其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  
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  
掖必能敷朝規於邊鄙播德澤於荒垂詔又徵爲大  
學博士不就

梁范雲爲吏部尚書周捨爲奉嘗丞高祖卽位博求  
異能之士雲與捨父顓素善重捨才器言之於高祖  
召拜尚書禮部郎許懋爲文惠太子侍講吏部尚書  
雲舉懋叅詳五禮除著作侍詔文德省

徐勉爲吏部尚書孔休源爲臨川王府行叅軍高祖  
嘗問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爲

朕思之誰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  
寔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高祖亦素聞之卽日除  
兼尚書儀曹郎中勉叅掌機密大通三年以疾陳解  
因舉何敬容自代乃以敬容爲尚書僕射又奏東宮  
通事舍人劉香爲王府諮議高祖曰劉香須先經中  
書仍除中書侍郎殿中郎缺高祖謂勉曰此曹舊用  
文章且居馮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太子舍人張  
緬克選

沈瑀爲駕部兼尚書左丞薦族人沈僧隆僧紹有吏  
幹高祖並納之

范岫為都官尚書表薦陸襄起家為著作郎杜之偉  
為中書侍郎領著作姚察為原鄉令之偉與察深相  
眷遇表用察佐著作仍選史

陳袁樞為吏部尚書陸瑀舉秀才對策高第樞薦於  
世祖超授衡陽王文學直夫保殿學士

蔡景歷為中書舍人褚介為中書侍郎高宗太建中  
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贖汚免高宗患之謂景  
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  
歷進曰褚介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高宗曰甚  
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戎昭將軍山陰令徐凌自尚

書右僕射遷左僕射凌抗表推周弘正王勸等高宗  
召凌人殿曰卿何為固辭此職而舉人乎凌曰周弘  
正從陛下西還舊藩長史王勵太平中相府長史張  
種帝鄉賢服若選賢與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高宗  
苦屬之凌乃奉詔又薦陸瓊於高祖曰新安王文學  
陸瓊見識優敏文史足用左西掾闕允膺茲選乃除  
司徒左西掾時朝議北伐高祖曰朕意已決卿可舉  
元帥衆議咸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凌  
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  
今亦無過者於是爭論累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

曰臣同徐僕射凌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部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督都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高祖因置酒舉杯屬凌曰賞卿知人凌避對曰定策出自聖衷非臣之力也其年加侍中餘並如故

江總爲尚書令時吏部尚書蔡徵移中書令後主方擇其人總等咸薦度支尚書姚察勅答曰非惟學藝優博亦是操行清修典選難才今得之矣

後魏高允爲中書侍郎轉中書令遷中書監自文成迄于獻文軍國書檄多允文也允以中書侍郎高閭

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閭遂爲獻文所知及爲尚書散騎嘗侍獻文平青齊徙其族於代允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仗政任能無宜抑屈高閭爲中書監李冲爲侍中以著作郎陽昱碩學博識舉爲國子祭酒又孫惠蔚舉郡對策爲中書閭宿聞惠蔚稱其英辨因相談薦爲中書博士

王衍爲尚書時劉孳年十二詣衍與語大奇之遂與太傅李延寔秘書李凱上疏薦之拜秘書郎

任城王澄爲尚書僕射曹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度性雅正工尺贖涉獵羣書孝文太和二十三年澄奏

世表爲國子助教

崔光爲黃門郎薦司徒司馬宋弁自代孝文不許然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黃門尋卽正兼司徒左長史光爲中書監劉芳爲太嘗卿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宣武不許房景先爲太學博士光芳當世儒宗歎其精博光遂奏兼著作佐郎脩國史張彛爲秦州刺史廢於家光爲侍中表薦曰彛及李韶朝列之中惟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文並爲多而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何推長伯

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品級齊行聖庭帖穆選叙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光又與御史中尉李彪同撰國書彪以罪除名白衣脩史光表曰伏見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懷美意劊刊魏典臣昔爲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強考述無倦督勸群僚注綴略舉雖頃來契濶多所廢離近蒙收錄起綜厥事老而彌厲才史日新若勉復舊職專切不怠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先帝既厚委任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嘗伯正維著作停其外役展其內思研精歲月紀

帝不許

李彪為秘書丞與宋弁州里迭相祇好弁自中散彪請為著作佐郎

源懷為左僕射宋世景為尚書祠部即懷引世景為行臺即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遷徙七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堠以備北虜懷大相委重還而薦之於宣武曰宋世景文武才略當今寡儔清平忠直亦少其北陛下若任之以機要終不減李冲也宣武曰朕亦聞之

城陽王徽為尚書僕射孝明欲親討荊州詔辛雄為行臺左丞與臨淮王彧東趣鄴城會右丞闕徽舉雄乃除輔國將軍尚書右丞

侯剛為侍中熙平中侍中游肇出為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抗衡不屈先帝所知四海同見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

李凱為秘書監裴景融為太學博士永安中凱以景融才學啓除著作佐郎

北齊高隆之東魏孝靜武定初為尚書僕射營構大

將李業興為通直散騎嘗侍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共參其事

司馬子如東魏末為尚書令趙隱

隱字彥深

性聰敏不雜

交游為子如賤客供寫書字如善其無誤欲將入省隱靴無氈衣帽穿蔽子如給之用為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叅軍趙拜水部郎及文襄為尚書令選沙汰諸曹郎彥深以地寒被出為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為敏給子如又薦呂思禮為尚書二千石郎

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

郭秀為守七兵尚書與盧恭道交欵性溫良頗有文學及秀任事每稱薦之神武亦聞其名天平初特除龍驤將軍

楊愔文宣天保中為右僕射崔瞻為司徒屬愔欲引瞻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此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鄉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道答曰崔瞻文辭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行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為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

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媿  
裴子惜又薦盧思道才學兼著解褐司空行參軍長  
史

辛衍爲殿中尚書楊惜爲右僕射時辛德源少有重  
名衍暗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  
家奉朝請

崔昂爲尚書舉薦大行臺郎中樊遜詔付尚書考爲  
清平勤幹送吏部

劉述武成時爲中書侍郎上表薦辛德源曰弱齡好  
古晚節逾厲枕籍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

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  
今之雅器必能效節一官聘足千里繇是除員外散  
騎侍郎

陳元康爲散騎嘗侍時高岳討侯景未尅武成欲遣  
潘相樂副元康曰相樂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  
有命稱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  
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世宗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  
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其  
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  
世宗乃任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



李神雋爲吏部侍郎魏收初除大學博士神雋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

祖孝徵爲尚書僕射薦太子舍人盧昌衡

字子均

爲尚

書金部郎孝徵每日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矣

隋高熲自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任寄益隆熲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熲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命熲復位

蘇威開皇初爲納言民部尚書薦房恭懿爲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時雍諸縣令每朝謁帝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又柳莊初仕後梁爲太府卿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并賜以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章莫不稱善威重莊器識嘗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於柳莊威至大業初爲魯郡太守嘗欲殺一囚司法書佐陳孝意固諫止之及威再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

楊素仁壽初爲尚書僕射劉子翽爲秦州司馬參軍

事十人入考素見而異之奏爲侍御史又李伯藥追赴仁壽宮素愛其才奏授禮部員外郎令襲父爵揚玄感爲禮部尚書時煬帝徵天下儒生集於東都講論令玄感王之孔穎達與諸儒論難咸爲之屈諸儒嫉之潛令刺客伺其便玄感深禮之知其如是延之於第待以上客薦爲太學助教繇是顯名許善心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凱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

唐裴矩隋大業末爲黃門侍郎以海南僻遠吏多浸

漁百姓咸怨數爲逆於是選淳良太守撫之矩因奏言天水郡守丘和歷居二郡皆以惠政著聞寬而不擾煬帝從之追和爲交趾太守

李勣武德初爲武侯大將軍後遷左監門大將軍時張亮爲簡較定州別駕勣數薦亮於太宗房玄齡亦言之於是引爲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魏徵爲尚書左丞貞觀初杜正論直文學館徵表薦正倫以爲古今難及遂擢授兵部員外

李靖貞觀初爲刑部尚書屬平江陵時岑文本事蕭銑爲中書侍郎掌機務至是就授秘書郎直中書省

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劉洎為黃門侍郎李義府貞觀初進士舉門下省典儀洎與治書侍御史馬周皆稱薦之

劉恭甫為吏部侍郎臨終上表薦賢太宗甚嘉悼賜之絹二百五十疋

杜淹貞觀中刊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前後表薦四十餘人後多名者淹嘗薦刑部員外郎鄧懷道太宗因問淹懷道才行如何淹對曰懷道在隋日作吏部主事甚有清慎之名又煬帝向江都之日召百官問去在之計時行計已决公卿皆阿旨請去懷道官位極

卑獨言不可臣目見此事

闡立本為工部尚書黜陟河南時狄仁傑為汴州判佐為人誣告立本警謝曰仲尼觀過知人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海之遺寶特薦之遷并州都督府司法

薛元超高宗永徽中為黃門侍郎兼簡較太子左庶子元超既擅文詞兼好汲引寒酸嘗表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等十餘人繇是時論稱美

劉審禮儀鳳初為工部尚書薦魏玄同有時務之才

薦舉  
拜岐州刺史

魏知古睿宗初爲黃門侍郎表薦洹水令呂大一蒲州司功叅軍齊幹前右內率府胄曹叅軍柳澤及知吏部尚書事又擢用密縣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歲累居清要時論以爲有知人之鑒姚崇爲夏官尚書出爲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崇對曰秋官侍郎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李嶠爲內史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李邕詞高行

直堪爲諫爭之官繇是召拜右拾遺

張鎬玄宗時爲左拾遺安祿山叛逆詔朝臣舉智謀果決才堪統衆者各一人鎬薦贊善大夫璵有縱橫才略臨事能斷堪當禦侮之任表入卽日召見稱旨拜潁川郡太守充招討使

蕭昕爲左拾遺帝與布衣張鎬友館而禮之表薦曰如鎬者用之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叟爾玄宗擢鎬爲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及安祿山反昕舉贊善大夫來瑱任將帥思明之亂瑱功居多

張漸爲中書舍人時南詔閣羅鳳叛宰臣楊國忠兼

劔南節度遙制其務屢喪師徒漸薦黔府督趙國珍有武畧習知南方地形國忠遂奏用之在五溪凡十餘年中原興師惟黔中封境無虞

第五琦爲殿中侍御史河南等五州度支使天寶末韋倫爲劔南行軍司馬中官毀譖之貶衡州司戶屬東都河南並陷賊漕運路絕琦薦倫有理能乃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克荆襄等道租庸使

李季卿代宗大曆中爲吏部侍郎薦大理評事李紆徵拜左補闕

楊綰爲吏部侍郎薦漣水令劉滋堪備諫職拜右補

闕又薦令狐峘自華原封拜右拾遺劉晏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顏真卿以文學正直出爲利州刺史晏舉真卿自代焉大曆中晏爲吏部尚書鹽鐵轉運使蘇州嘉興六徐岱家世以農爲業少好學六籍諸子悉所探究又聰辯問無不通難莫得謂表薦之授較書郎又劉廼爲宣州判官晏尋奏令巡覆江西多所蠲免改殿中侍御史檢較倉部員外郎戶部郎中充浙西東留後佐晏徵賦頗有裨益晏甚重之又孔述睿隱於嵩陽好學不倦晏聽表薦述睿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繇是累授協律郎

于邵爲禮部侍郎建中元年堯山令樊澤舉賢良對策邵厚遇之邵與楊炎善薦爲補闕

元琇德宗興元初爲尚書左丞江淮轉運使時齊抗爲工部員外郎充江淮宣慰叛官會朱泚初平旱蝗之後國用空耗琇以抗有才奏爲倉部郎中條理江淮鹽務貞元初琇又奏抗爲水陸運副使督江淮漕運以給京師

常渠牟貞元中爲諫議大夫茅山處士崔牟徵至闕下鄭隨自山人再至補闕馮伉自醴泉令爲給事中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皆渠牟延薦之

李行修爲殿中侍御史貞元中費冠卿及第歸而父母卒嘗恨不及榮養遂絕迹不仕元和三年行脩薦之授右拾遺

李巽爲兵部侍郎鹽鐵使元和初程异初以附王叔文敗貶柳州司馬巽薦异曉暢錢穀請棄瑕錄用繇是拔爲侍御史復充楊子留後

李德裕穆宗時爲御史中丞表薦處士李源曰臣伏見賈誼云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自天寶之後俗尚浮華士罕仗義人懷苟免至有棄城郭委符節者其身不以爲

薦舉  
恥當代不以爲非臣恐風俗既成紀綱皆廢此當今之急務教化所宜先也臣訪聞處士李源卽故禮部尙書東都留守贈司徒忠烈公燈之少子天與貞孝嗣茲忠烈以父死國難哀纏終身自司農寺主簿絕心祿仕垂五十年放懷山澤罕至人落暨于衰暮多依慧林佛寺以其本燈別業就寓殘生從僧住持不舉煙爨隨僧一食以至五十餘年嗜欲靡窺精穢同衆寺之舊殿則燈之寢堂源過必敬趨未嘗登踐其端心執孝無有不至忘形患苦絕意貪綠迥斥浮虛就專志節則孰能挺操不易沉身無聲處薄自願終

老彌篤且燈之忠烈實冠古今當道羈屠陷醜驅擲從而燈抗節誓心約義同列居朝守位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繇燈益勸而源名銷迹滅徵訪不加實主下君方之臣歷政之闕也沈源嘗守沉默不語是非或心交靜求理契深要一言開折百慮洗然致君阜時指象如見抱此貞用棄於清朝臣竊爲陛下深惜伏乞就授一官召赴京闕仍以事跡宣付史館則聖代有求賢之盛朝廷美得材之難燈之貞烈如存源之承荷不墜忠孝之美弁集燈門光嗣德於一時激爲臣於千古跪奏帝欣納之

